

尊敬的周老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！我們兩岸三地青年傳統文化學習營，今天第三天。我們這個課程都是在教室上課，都屬於靜態的。諸位同學看到外面那些學生，大家好像都要去玩，心會不會動？會不會也想去玩一玩？動有動的時候，靜有靜的時候，總是要有動也要有靜。我們自己找休息時間活動活動，當中都有休息，外面走動一下，這樣就可以了，也不要動得太多。我們主要還是學習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這個非常重要。特別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這個時代跟過去我們小時候，甚至更早那個時代是不一樣的。因為在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它是一個普世教育，特別倫理道德教育它是國家列為主流的教育，根本的教育。所以孔老夫子講道、德、仁、藝，最高的是道，再來是德，再來是仁，最後一個是藝，藝術的藝，那個藝就包括所有的學科，包括在藝裡面。藝它是屬於枝末，道德仁是根本，一棵樹必須要有根本，它才能永續不斷的生長。如果樹沒有根本，那個根把它挖起來，只看到上面枝葉花果，那個撐不了多久就枯死了，就沒有了，也不會再生長了。

這就是告訴我們，倫理道德教育它是一個根本，這些各種的知識，科技、技術，各種的藝術，那是枝末，有根本，那些枝末我們才能夠得到真實的受用。這點我們諸位同學大家必須先明瞭，要明瞭這個道理。因為現在這個時代，家庭、學校、社會都沒有在教倫理道德，所以大家很難聽到這些，聽到了也感到非常陌生。因此，我們有因緣來學習這個課程，是非常難得的。因為在現前整個世界

上，絕大多數人他沒有接觸到這方面，所以這方面他是一片空白的。所接觸的大部分都是知識、科技，各種學術，對於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做人處世的道理，他完全是一張白紙。所以我們諸位同學要特別珍惜這樣的因緣，這個因緣非常難得。現在跟過去時代不一樣，過去原來從家庭、學校，過去的學校是私塾，整個社會都在提倡這個。過去人他學習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就是很普遍的，現在是很稀有，很少。

我們今天把昨天第十四段還沒有講完，這個公案還沒講完，繼續把它講下去。請大家翻開二〇三頁第四行，就是昨天這一段：

【十四。聖人之心。與天地通。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。其精奧亦與天地通。故相感也。】

昨天我們學習到這一段。這一段前面這個公案我們講過了，就是「朱子穎運使」，這個鹽運使，是個負責運送鹽巴的官員，這個人叫朱子穎。他「守泰安日」，泰安在山東。他聽聞有個讀書人到泰山的深處，昨天講了這些經過。我們現在人講是一個奇遇，看到那個山上有亭台樓閣，美輪美奐，非常的莊嚴。遇到一個六十幾歲的讀書人，大儒來給他介紹這個地方，存放的這些古聖先賢的典籍，從唐朝以上的，包括這些註解，漢儒的訓詁，都存放在那裡。那個地方叫「經香閣」，就是那個經會散發出香氣，每天到子時跟午時這個時刻，每一個字、每一句都會發出濃香，所以它那個地方叫經香閣，非常莊嚴。

紀曉嵐先生就是紀文達公，他也聽到了。這個事情是他聽到朱子穎講的，朱子穎說他是聽一個士人（士就是讀書人）講的。聽了之後，講到這個士人他看到這些景象，真的是不可思議的。耆儒這個老人送他出來之後，他再回頭，這些都不見了，只有看到都是山峰，那些什麼亭台樓閣都沒有，「杳無人跡」，人也沒有，都不見

了。經香閣這個經香，昨天也講到紀曉嵐先生，他認為是人去編的故事，他認為是人編的。這裡講，「案此事荒誕，殆尊漢學者之寓言」。寓言就是我們古代一種文學體裁，編一個比較短篇的故事，大部分是以道德警示的這些，勸世的一些語言編成一個短篇的故事。那個寓言就是像我們現在編一個電影、編一個小說，紀文達公他認為這是人編的，編了這個故事出來。紀曉嵐先生不是學佛的人，所以說案此事荒誕，沒那個事情，怎麼會有那個事情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故事？「殆尊漢學者之寓言」，就是說因為學儒家的學問，到清朝時代有一派是尊崇漢儒，就是唐朝以前的漢儒。註解這些經典，漢儒的註解它重在訓詁，比較沒有去發揮經的那些微妙義理，沒有去發揮，不作發揮，就原原本本的消文釋義，根據這些這樣給它傳下來，這個訓詁學，一直到唐朝。

唐朝以後到北宋，被宋朝的這些大儒，像程子、朱子是代表的，他們註解這些四書五經，那就發明他們的微言大義，就是發揮它的義理，有的發揮得還可以。程、朱也是闢佛，排斥佛法。他們都學過佛，他們的微言大義都是根據佛經的，如果沒有根據佛經，他發揮不出來，他也講不出來，但是他又不認同佛法。有的地方發揮得錯了，李炳南老居士在《論語講記》，就把歷朝歷代註解《論語》的書，把它做一個整理對照。像《論語講要》，他就把各家的，這一句哪一家怎麼註解，那一家怎麼註解，然後再做一個對照、一個比較，根據原文哪一個註解是最合理的，就採取這個。所以他的《論語講記》也是很客觀的，不是他自己註的。就像《無量壽經》註解，黃念老那個《大經科註》一樣，找各種註解來給它整合起來。所以李炳老也講過，朱子他們註《論語》都有註錯的，註錯了很多，因為發揮錯了。所以有些就不接受宋儒，比較尊重漢儒。紀曉嵐說這是尊重漢儒的學者，他們編的一個寓言，編的一個故事。

這個故事，沒有學佛的人來講，對他們來講好像天方夜譚，好像在講神話、講故事一樣，學佛的人因為有經典的理論依據。所以有些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世間人他的常識達不到，因為常識達不到才叫不可思議。就是不可以用你一般的常識去思惟、去思考，你思想達不到的；也沒有辦法用你的言語去議論、去講得出來的，你說不上來，但是事實上的確有這個事情，所以叫不可思議。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的確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，不可思議的事情太多了，就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思想去思考的，你也說不上來的，這些事情就存在我們眼前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們一般世間人，很多事情都是要有邏輯，邏輯是局部的一個部分，有很多事情你沒辦法邏輯的。譬如說我們人為什麼長這個樣子？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？你看那個鳥，那個動物，你看，鳥也不用加汽油牠就會飛了，對不對？我們飛機要加汽油，沒有汽油就動不了。牠不用加汽油，你看那個鳥牠不是就會飛了嗎？牠不用加汽油。大家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？看到鳥在飛，牠肚子旁邊有沒有放一個汽油桶？沒有，牠會飛，還可以飛得高、飛得低。牠怎麼會飛？我們人怎麼不會飛？你怎麼有邏輯？你的邏輯給我看看。

我們人怎麼長這個樣子？鼻子怎麼朝下？我年輕的時候大概一、二十歲，那時候已經聽老和尚講經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在台北工專那個人行道，我就吃過飯去散步。前面就走兩個基督教的傳教士，走到我面前，一手就拉住我：今天我們有個美國回來的牧師，在新生南路的教堂講道，講得太好了！就一直拉著我要去聽，我說我想去散散步。他說你沒有去聽太可惜了，兩個人一個拉、一個推，然後叫一部出租車把我推上去，一個人陪著我，另外一個人再去拉聽眾。幫我出出租車的錢，我就這樣被拉到教堂去了，人很多。我印象當中，這四十幾年前的事情，印象當中我聽到那個牧師講得是很

精彩，講得天花亂墜，講到最後說，上帝造我們這個人，實在造得太奇妙了！你看，我們人的鼻子，他造的鼻孔是向下的，你說造得好不好？如果當時給我們造朝上的，我們下雨就積水了。大家聽了一直鼓掌。那時候我已經學佛了，聽我們淨老和尚講經已經聽了兩年，我十九歲學佛，那個時候好像是二十歲，聽了兩年，懂一點佛法的道理，我聽到就在旁邊偷笑，說人是上帝造的。以前我十九歲在大同公司，有一段時間去打工，中午休息的時候，在裡面的一個同仁他信基督教的，就來給我們傳教。那時候我聽經懂了一點道理，他傳那個教，我說你講得太幼稚了，你說人都是上帝造的，那我問他，上帝誰造的？他說不出來。那怎麼會有上帝？他說不上來。說不上來，你講的我不信。

這個事情，其他宗教都無法去解釋的，包括哲學、科學、宗教無法解釋的。只有佛解釋得清楚，在《無量壽經》佛給我們講，「不可思議業力所致」。眾生的業力，我們自己的業力所致的。所以在我們這個身體裡面，我們的六根就是不可思議的，你怎麼能看、怎麼能聽？怎麼會有這些萬物？這個都是自性不可思議業力所變現出來的。不可思議，就是告訴我們這樁事情，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考，你想不到，你無法想得出來，你怎麼想都沒答案；也不可以用你的言語、議論能夠講得出來的。那要怎麼辦？在佛法裡面叫做參。參禪，去參，開悟了，你就明白了。要離心意識參，你就見到事實真相，你就知道怎麼一回事。

所以這個公案，在一般沒有學佛的人來講，像紀曉嵐先生他認為講這個，好像天方夜譚的故事，這很荒誕的，這是因為尊崇漢儒的學者他去編的一個故事。我們看到這一篇，大家如果聽過「慈悲三昧水懺」，悟達國師那個公案，我們就不敢去否定了。當然我們不能確定是不是人編的，但是我們也不敢否定就沒有這個事情，我

們也不敢否定。如果我們還不能肯定，那先持保留態度，這樣的態度就好了，也不要否定。你不能肯定，那也不要否定，持保留態度，有待查證，這樣就好了，說不定是真有這個事情。在佛門裡面，這些事情那就太多了。佛門裡面記載這些，是寓言就會給你說寓言，是事實就給你說事實，絕對不會給你模稜兩可的，好像也是寓言、也是事實，不會的。

你看《彌陀經》佛給我們講，在西方有世界叫極樂世界，那個世界有佛號阿彌陀，講兩個「有」就是很肯定的，有就是有，真有，不是模稜兩可。似乎有、好像有，那就不太確定；講個有，就是毫無疑問，那真有。真有，我們怎麼見到極樂世界？我記得在三十幾年前，有一次在三重佛學會講《無量壽經》，講閩南語的（講台語的），有一個高中男生去聽經。因為聽經大部分都是五、六十歲以上的老菩薩，一個十幾歲的高中生來聽，我說怎麼這麼有善根，大家這個年紀都要去玩，怎麼會來聽經？結果這個學生聽完他就給我考試，他說悟道法師，你剛才講那個極樂世界講得那麼好，你看到了嗎？你有沒有看到？我就給他回答，我說目前我還沒看到，但是經典裡面，佛有告訴我們，怎麼見到極樂世界的方法，那方法是什麼？打佛七。你念阿彌陀佛念到一心不亂，你就看到極樂世界、看到阿彌陀佛。我說那你想不想看？如果想看，我們兩個來打個佛七。他聽到打佛七趕快跑了，跟我念七天佛，結果趕快跑掉了。

所以，佛他講這個極樂世界，他不是講極樂世界多好、多好，但是他沒有一個理論、方法，讓你去證實這樁事情，這就靠不住。他有理論、有方法，你照我這個理論方法，你這樣去修，你就見到了，你就能往生淨土。所以說我們要不要透過實驗？什麼叫科學的精神？科學的精神，那不外乎第一個是理論，對不對？道理，理論。理論後面要有個方法，對不對？一個理論，一個方法。有這個理

論，有這個方法，依照這個理論、這個方法來做實驗，在佛法叫做行，你去實行。透過實驗去證實這個理論講的結果，在佛法叫做證果，就是證實這個理論講的結果。科學不就是這樣嗎？佛法很科學的，它不是講了半天，你無法去證實的，那就靠不住。問題你沒有依照這個理論方法去做實驗，你得不到這個結果，你不能去否定它，對不對？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有沒有極樂世界你自己就很清楚了。你沒有照這個理論方法去修，你就去否定它，這個態度是不對的。

這個事情，釋迦牟尼佛也做一個示範給我們看，佛他不是自己用嘴巴講的，他是用具體行動去做給我們看。他在還沒有成佛之前，他也是到印度各種宗教，宗教很多，有名的就九十五種，每一個教都說他們都能解決生死的問題，都能夠達到涅槃。他就挑幾個比較大的教去學，像修苦行、一麻一麥，還有拜火教，他都參學過，他說你這個理論方法可以解決生死問題，我就來跟你學。學了之後發現得不到那個結果，修了之後得不到解決生死的結果，他就發現你這個理論方法是錯的。後來這個才全部放下，自己到菩提樹下去打坐，在十二月八日一大早夜睹明星，大徹大悟，他才找到正確的理論方法，自己開悟了。然後把這個經驗告訴我們，過去修的那個都不對的，我都去嘗試過了，不是沒有去嘗試過。過去祖師大德他們去修行、做學問，也都是這種態度，自己去實驗，理論方法實驗，然後去證實這個效果。我們要見極樂世界就是念佛，念佛有四種方法，有實相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、持名念佛。我們現在採用的叫持名念佛，你念到一心不亂，你就知道有沒有極樂世界。極樂世界就在你的心中，這一切法都離不開我們的心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

講這個經香閣是很有道理的，他現在講這是世間聖賢的經典，

老子、孔子，儒家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，這個經有濃香，會散發出濃的經香。佛經那個香就超越世間的香，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請《大藏經》，這個我也贊成。縱然你不看，你就弄個櫃子給它打掃乾淨，整整齊齊供著都有功德。為什麼？因為那個經會散發出，這裡講叫很濃的經香，佛經的香味都散發出佛香出來了。大家相信不相信？大家要不要實驗一下？我們根據科學精神來實驗一下。我在山東金山寺做百七，我在台灣請了很多古大德的書，我就根據老和尚以前講過的、介紹的，我不會去亂擺一些書的。一些世間的雜書就要另外放，不能跟經典放在一起，給它擺整齊。百七之後，二〇一〇年三月圓滿，後來九月我再到金山寺去，齊老菩薩那個房間還給我保留著，那些經書一打開，真的就散發出一股經香的味道，那磁場很好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講經也講過，他說以前到香港去逛書店，那個書店裡面都是擺著古聖先賢這些典籍，所以一進去它的磁場就很好，就像這裡講的有經香的味道。大家應該都聽過書香門第，那個書有香味。那個香從哪裡來的？那個香就是從聖賢這個語錄散發出來的，真的有香味。所以書香門第，經典有經的香味。

佛經的香味就更殊勝，超越世間。所以過去佛門有個公案，有一個寺院，應該是在南方，南方比較潮濕，像浙江、福建、廣東這一帶的，都比較潮濕。到了夏天，寺院以前沒有除濕機，寺院都有收藏《大藏經》，不管有沒有看都會藏一部《大藏經》。《大藏經》，到了夏天出大太陽，像現在夏天出大太陽，寺院都會把經書拿到寺院的廣場，然後把它攤開給它曬除濕，就鋪在地上曬除濕。有一個農夫趕了一頭牛，經過這個寺院門口，寺院門口的廣場就鋪了這些經典在曬太陽。那頭牛走過就用鼻子去聞那個經典聞了一聞，後來這頭牛死了之後就生天，生到天上去了，畜生道生到天道去了，就聞了那個經典。你看牠用鼻子聞一聞都有功德！所以這個經，



你去接觸到都有功德。我們六根你身體去接觸到也有功德，鼻子，六根去接觸到都有功德。

大家有沒有去看過藏傳的寺院？大陸來的同學應該有，台灣現在也有。藏傳的寺院不是有轉法輪嗎？有沒有？我有時候去藏傳的寺院，看到人家轉，我也拼命跟著轉，就用手去撥。他說撥一下，好像你就有功德，因為那個都是經文、都是咒語，你身體去接觸到都有功德的。所以我看到人家拼命撥，我也去跟著撥。我到日本東京淺草寺，每一次我都會去上上香，那是觀音菩薩的道場。日本很多學校的女學生，大概就中學生，我常常去看到一些女學生，還有一些香客，外面那個香爐都有香煙，他們就把那個香煙往身體撥，就是這樣把那個煙撥來自己身體。我也去學他們把它撥到身體來，好像這個撥大概有好處。我們不讀佛經，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讀了佛經就明白了，因為佛在經典這些道理都有給我們說明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就是一種感應，你接觸到什麼方面，接觸到好的還是不好的，接觸到好的有好的回應，不好有不好的回應，所以我們還是多接觸好的這方面的。有一些同修說請《大藏經》沒有時間去看，特別現代人，要有那麼長時間的人真的是很少了，沒有看，請一部去供著也好，也有功德。所以這個經的確有它的香味。

下面我們再把紀文達公，紀曉嵐先生他的話，我們再把它講完。下面這是紀曉嵐先生他講的，「案此事荒誕，殆尊漢學者之寓言」。下面這段都是他的評論，「夫漢儒以訓詁專門，宋儒以義理相向，似漢學粗而宋學精。然不明訓詁，義理何自而知？概用詆誹，視猶土苴，未免既成大輅，追斥椎輪，得濟迷川，遽焚寶筏。於是攻宋儒者，又紛紛而起。故余撰《四庫全書·詩部總序》，有曰：宋儒之攻漢儒，非為說經起見也，特求勝於漢儒而已。後人之攻宋儒，亦非為說經起見也，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。」紀曉嵐給我

們說明，漢儒是專門只做訓詁，根據李炳南老居士講，他訓詁雖然沒有發揮什麼義理，但是他沒錯；宋儒發揮很多義理，但是當中很多是錯的。宋儒以義理相向，漢儒以訓詁專門，看起來好像漢學比較粗，比較沒有什麼可看的，宋學就比較精華。但是然不明訓詁，義理何自而知？訓詁根據它的術語名詞，這些來做解釋，這是最基本的原文。你不明白這個，你那個義理是根據什麼來發揮的？這個也不能自己亂發揮，還是要有個根據。

所以概用詆誹，視猶土苴，未免既成大輅，這個輅就是古時候馬車前橫的一個木，椎輪就是車輪的中心，好像我們人的脊椎一樣，中心那一條，你不能車的橫木做成，然後去追斥，去破壞椎輪；得濟迷川，你渡過河川，你就把船筏燒掉了，也不可以。這比喻說，它原來訓詁這個原文，你也不能去違背它，也不能去破壞的。於是攻宋儒者，又紛紛而起，攻就是攻擊，攻擊宋儒的學者又紛紛而起，因為宋儒的確是有這個問題。故余撰《四庫全書》，余就是紀曉嵐先生他自稱，《四庫全書》是他負責主編的，在「詩部總序」，詩經這部分的總序他就有講，「宋儒之攻漢儒，非為說經起見也」，不是為了說明經典的義理，「特求勝於漢儒而已」，只是想說我們的見地比你高、勝過你。他不是為了說明那個經義，是為了求超過漢儒，好像以前你們都沒有看出這個道理，我們都看出來了，這是宋儒他攻漢儒。後人，到明清時代這些學儒的人又去攻擊宋儒，「亦非為說經起見也」，這也不是為了說明經義，「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」，他只是打抱不平，宋儒去攻擊漢儒，你批評漢儒，我們也批評你，你也有錯。也不是為了說明經義，不是為了這個，是為了不平，對宋儒攻擊漢儒，替他打抱不平。

「韋蘇州詩曰：水性自云靜，石中亦無聲。如何兩相激，雷轉空山驚。」這就是我們老和尚節錄的這首偈。下面紀文達公講，「

此之謂矣」，就這個意思。「平心而論，《易》自王弼始變舊說，為宋學之萌芽，宋儒不攻；《孝經》詞義明顯，宋儒所爭，只今文古字句，亦無關宏旨，均姑置勿議；至《尚書》、三禮、三傳、《毛詩》、《爾雅》諸注疏，皆根據古義，斷非宋儒所能；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宋儒積一生精力，字斟句酌，亦斷非漢儒所及。蓋漢儒重師傳，淵源有自；宋儒尚心悟，研索易深。漢儒或執舊文，過於信傳；宋儒或憑臆斷，勇於改經。計其得失，亦復相當。唯漢儒之學，非讀書稽古，不能下一語；宋儒之學，則人人皆可以空談。其間蘭艾同生，誠有不盡饜人心者，是嗤點之所自來。此種虛構之詞，亦非無因而作也。」

這是紀曉嵐他講了這個，重點就是漢儒重師傳，宋儒尚心悟。他是做個評論，宋儒或憑臆斷，勇於改經。這個改經，李炳南老居士是很不贊同的。這個經，如果我們大家讀《論語講記》，對紀曉嵐講的我們就可以理解了。《論語講記》我們李老師給我們講得清楚，宋儒就犯了改經的毛病。紀曉嵐講的宋儒或憑臆斷，他憑自己的想法自己判斷，勇於改經，他去改了。在《論語講記》我看到李老師講的，他說也是孔子的心法。你看漢儒重師傳，師就是一個傳承，他雖然沒有發揮，但是他不曾錯。就像過去淨老和尚教我們講經，他也是跟台中李老師學的，有些經我們懂的，我們就解釋、解釋，不懂的怎麼辦？李老師說念過去就好了，念的不會錯。你不要不懂，強不知以為知，不懂就不懂，念過去就好，念不會錯，那個字不要念錯就好了。漢儒也就是他比較規矩，守住這個原則，不懂我們就是照這樣就好了，也不會錯；宋儒他去發揮，可能有時候就發揮錯了。

所以剛開始學講經，我們老和尚規定我們不准發揮，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學複講，你就照這個講。《論語講記》裡面講，他說孔子

有一些境界，連他最得意的弟子顏回都不懂，當時他的學生子路、曾子他們都不知道。他說經過一千多年，宋儒他怎麼會知道？那些宋儒他們的學問會比顏回、曾子他們強嗎？所以李老師講這個也很客觀的。所以我看了是有道理，如果沒有他老人家給我們點出來，我們自己去看也看不懂。所以《論語》註解不能亂看的，特別現代人註得太離譜了。所以《論語》大家要看，看李炳南老居士他講的《論語講記》，還有《講要》非常客觀的。這一段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十六。心亂神渙。鬼得乘之。神志湛然。鬼慚而去。】

它這個字是一個𡗗，我看它這個字上面一個斬，下面一個土，這個字應該是錯字，打錯了，大家記一下。我看這一本的原文上面一個斬，下面是一個心，我剛才查了字典，這個跟慚愧的慚是通用的，古字用這個。「鬼慚而去」，就是鬼他自己很慚愧就走了，下一次再印把它改過來。還有下面這段，「事皆前定，豈不信然？」跟「紀公一侍姬」，我看這個原文，它這個順序顛倒了，害我昨天找了半天找不到。後來我就從後面找過來，怎麼跑到後面去了，怎麼順序不對。這個可能排版的時候排顛倒了，所以做個記號，下次我們印，第十七段跟十八段要對調一下。這次講這個也有校對的作用，不然平常也沒時間看，利用這個時間做校對。

這一段就是我們淨老和尚摘錄的，就是『心亂神渙，鬼得乘之；神志湛然，鬼慚而去』。這就我們心亂，精神就渙散，渙散它就不凝凝聚了，因為我們心很亂。心亂，鬼他有機會乘隙而入，就會受到鬼神的干擾。我們常常看到有眾生受到鬼神干擾，為什麼受到干擾？自己心亂，自己心亂才有機會讓這些鬼神來干擾。因為你心亂，神就渙散。所以我們學習學問，實在講就是修心，修我們這個心。過去讀書人學儒、學道，不但學佛重修心，儒跟道都重修心，

甚至其他宗教也重視修心，儒釋道特別是重視修這個心。所以過去讀書人不是學佛的，他們都會學打坐，打坐就是心靜下來。我們心靜，智慧就會顯露出來；心如果很散亂，我們智慧就被障礙，就沒智慧。孟子講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」什麼叫放心？不是叫你：你放心！不是那個意思，放心兩個字的意思，不是說你放心那個意思。孟子講的放心兩個字，他的意思就是你把你放在外面的心收回來，收回來看這個心在不在？如果沒有收回來這個心就不在，收回來心就在。這樣講可能我們同學還不太能理解，我看大家的表情，好像有點不理解是吧，怎麼叫收心？

我講簡單一點，以前我當兵的時候，有時候放假一個星期，一個星期後回到部隊裡面，班長說大家放了七天假，回來要做個收心操。為什麼做收心操？玩了一個星期，心都在外面，要把心找回來。現在大家的心放在哪裡，大家知道嗎？你現在心放在哪裡，主要你心重點放在哪裡大家知道嗎？放在手機，對不對？你現在心是放在手機，我們的心現在是在手機那邊。你現在要修心，就是要把放在手機那個心收回來。那要怎麼收？要先收手機，手機先收起來。手機沒有收起來，你怎麼收也收不了，看到那個手機手就癢了，怎麼收？所以廣東揭陽謝總辦那個道德講堂，辦了七天一個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他辦的道德講堂也不是老師在現場教，就是有輔導的老師，就帶大家來聽光盤。我去那邊拜訪，我去看到底他們是怎麼做的。因為放光盤教學，其實謝總還沒有做之前，很早我就想到了，想到我沒有時間去帶大家，那也沒有人能去帶，要有人去帶，關鍵還是帶大家聽光盤那個人。不然光盤不是很容易嗎？我一個人送你們一片，你回家你要看嗎？恐怕丟在旁邊，三年都不會去摸一下，還是摸手機比較重要，對不對？我們講老實話。

他為什麼有效果？他給我講來這裡就在這裡住，就像我們現在

辦這個活動住在這裡，吃住都在這裡，就是做一個功課表，每天照表操課，幾點聽什麼、幾點聽什麼，做什麼事情。他給我講，但是手機要收起來放在櫃台，圓滿之後再還給他們。我聽到他這句，我就知道他效果出在哪裡了，就是收手機。他給我講，剛開始有些人去那邊聽課，情緒很不穩定的，吵吵鬧鬧的，說我們被騙來怎麼樣，你到底什麼目的？質疑很多，為什麼吃也不要錢，住也不要錢，世間哪有這麼好的事情？一定有企圖的，給我們搞到這邊來，情緒很不穩定。謝總他也有一套來安撫這些人。我說這些人也不是信佛，也不學佛的，你怎麼有辦法給他弄來？他說我是騙來的，他說騙來的。我說你也很會用這種善巧方便，難怪他們會心裡不滿，他們感覺是受騙。到這裡就坐在那邊聽光盤，剛開始在聽他也聽不出味道，坐在那邊真的情緒就不穩定，第一天、第二天很不穩，但是勉強這樣住下來。

謝總給我講，只要他不跑，七天待在這裡，他就會感受到了，只要他不跑。跑掉就沒辦法，只要他不跑，在這邊鬧就讓他鬧。然後到第三天慢慢情緒穩定下來，因為手機也沒有了，只是在這邊發牢騷，手機也沒有了。但是聽聽聽，只好坐在那邊，坐在那邊坐了兩天，這個情緒慢慢穩定下來，這個心慢慢沉澱下來。心沉澱下來，他再聽那個課，他就有感覺了，好像講得還不錯！像「和諧拯救危機」，聽聽看看是有道理，的確是這樣的。因為人一冷靜下來，他自性的智慧就出來了，他自己就去分辨哪是對、哪是錯，他自己就很清楚了，應該是這樣，對！然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進入狀況，得到好處了。七天圓滿，有的甚至他意猶未盡，現在感受到法喜了，有的還想繼續留下來。所以我去看，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機。下次辦，我們就收手機，大家怎麼樣？手機如果掉了，我再賠你一台，也不要怕掉。

但是我們做學問，的確這樣你才能夠得到學問。所以學問從哪裡做？孟子講的求其放心而已！就你放在外面五欲六塵那個心，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來，收心，這就是作學問之道。你在學習，不管學什麼，那你很快的。你學佛法也好，學世間法也好，你很快就會了。學了半天為什麼不會？心太亂了，心亂糟糟的，在這邊聽課，心裡又想什麼、想什麼，剛才手機看到什麼。有的學生在學校上課，下面還在滑手機，老師講什麼他都沒聽到，他怎麼會學到東西？都不專心，心亂了。所以我們做任何一樁事情，要做得好，沒有別的，就是專心。我現在吃飯我就專心吃飯，你不能吃飯想到這個又想到那個，那你飯也吃不好；穿衣你就專心穿衣。做任何事情你就專心做那個事情，這個做好了再做其他的。不能做這個又想到那個，做那個又想到這個，這樣心就亂。

我們念佛也是這個道理。過去，也是早在二十幾年前，在景美華藏圖書館有一批出租車，大陸叫出租車，台灣叫計程車，這些居士他們也都來聽淨老和尚講經，也都修念佛法門，修淨土。有一次有個開出租車的居士給老和尚匯報，報告，說師父，我現在念佛念得非常專心，念得大概快一心不亂。師父說你怎麼念，念得這麼好？他說我在開車，我常常就不知道紅綠燈，我常常紅燈當綠燈這樣開過去，常常把客人送錯地方。他說，師父你看，我念佛專心到這種程度，專到客人送錯地方，也不知道紅燈綠燈，紅燈當綠燈走了。這個居士以為老和尚會發一個獎狀給他，結果被呵斥一頓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你紅燈當綠燈走，那不是很危險嗎？出車禍怎麼辦？你送客人常常送錯地方，如果客人要去機場趕飛機，你送錯地方了，讓人家飛機趕不上，你賺人家的錢，耽誤人家的事情，那怎麼對得起人？

我們老和尚就給他講，你錯了，念佛不是這樣的。就是你沒開

車的時候，沒事情的時候，你念佛就專心念佛。專心念佛你就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我這個時間念佛，我就是專心念，其他事情我都放下。你開車的時候你要專心開車，你不要開車不專心開車。念佛要念到一心，做任何事情都要一心，你開車也要一心，做什麼事情都要一心，你吃飯也要一心。所以這個一心，念佛說念到一心不亂，是跟你整個生活打成一片。所以你念佛的時候專心念佛，做事專心做你的事情，都是要用一心。不能說念佛一心，做其他事情三心二意，亂七八糟的，那個念佛也念不好，念佛也不能達到一心。所以念佛一心它是貫穿我們整個生活全部，所以叫功夫成片，跟我們生活打成一片。所以這個不能錯會意思，錯會意思三世諸佛都喊冤枉了。所以主要修這個心，念佛是一個方法，其他參禪、修止觀、持咒種種都是修心的，讓我們心不要散亂。我們精神集中，智慧就顯露，辦事就辦得好。

我們把這個故事講一講，「曹司農竹虛言，其族兄自歙往揚州」。這個姓曹的人，曹先生他當司農，農民這個農，就是主管錢糧的官，名字叫竹虛，竹子當中空的，所以叫虛。曹司農竹虛言，這是紀曉嵐先生聽他講的。其族兄自歙往揚州，就是這個曹司農的族兄，他們家族的，有一個兄長，自歙，歙就是在安徽省黃山市，有一個歙縣。這個地方我去過，那邊出筆墨硯台的，歙縣。從安徽要去揚州，揚州在江蘇。「途經友人家」，路途經過他一個朋友的家。「時盛夏」，那個時候剛好是夏天，就像我們現在夏天一樣。朋友就請他進去坐，「延坐書屋，甚軒爽」。就請他到他家裡書房去坐，這個書房很寬敞，夏天很通風，坐起來很爽快。「暮欲下榻其中」，暮就是晚上，曹司農的族兄就給他的朋友講，想要住在他們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很舒服。「友人曰：是有魅，夜不可居」。這個朋友就跟他講，這個地方有鬼魅，晚上都會出來，不能住人的。



「曹強居之」，但是這個曹司農的族兄說，他不管，他就是要住，他就硬要住在那裡，那就只好讓他住了。

「夜半」，夜半就是三更半夜，「有物自門隙蠕蠕入。薄如夾紙，入室後，漸開展作人形，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」。三更半夜好像門縫有東西慢慢的進來，剛開始薄薄的像一張紙，進入之後就變成一個人的樣子，是一個女子，曹司農他的族兄也不怕。但是這女子，忽然「披髮吐舌，作縊鬼狀」，就披頭散髮、舌頭吐得長長的，好像吊死鬼這樣。「曹笑曰：猶是髮，但稍亂；猶是舌，但稍長，亦何足畏！」還是頭髮比較亂而已，舌頭是比較長而已，那沒什麼好怕的。那這個也很大膽。「忽自摘其首置案上。曹又笑曰：有首尚不足畏，況無首耶？」她就她的頭拿下來放在桌上，曹司農的族兄又笑了，他說妳有頭我尚且不怕，沒有頭我就更不怕了。

「鬼技窮，倏隱」，這個鬼就沒辦法，就隱起來了。「及歸途再宿」，就是去了揚州回來，他經過那邊，又再住那邊。「夜半門隙又蠕動，甫露其首，輒唾曰：又此敗興物耶？竟不入。」這次就不敢進來了。「此與嵇中散事相類」，《嵇中散集》就是三國嵇康他著的，也是蒐集這一類的故事。「夫虎不食醉人，不知畏也」。老虎不去咬那個喝醉酒的人，因為那個喝醉酒的人他不知道怕，所以老虎不會去咬他。「大抵畏則心亂」，你怕你心就亂了，「心亂則神渙，神渙則鬼得乘之；不畏則心定，心定則神全，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。故記中散是事者，稱神志湛然，鬼慚而去。」你只要心定，心不亂，鬼看到你他就怕，他就走了，就不會受干擾。這段我們學習到這裡，我們這節時間到了，下面我們下節課再繼續來學習。阿彌陀佛！